

译者 的话

道格拉斯·R·霍夫施塔特是美国当代计算机教授。哲学并非他的本行。而他的合作者丹尼尔·C·丹尼特则是哲学教授。1980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进行了几次谈话，萌生了编著本书的念头。当时丹尼特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和哲学。他们两人相辅相成，合作编著了本书，配合得十分默契。

当代认知科学是一门研究领域涉及极广的科学，它汇集了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各大科学的研究成果。霍夫施塔特为了更全面、更完整，也是为了更谨慎地向读者呈现一幅近二三十年来欧美认知科学的研究概况，在本书中扮演了一个批注人的角色。他从卷帙浩繁的认知科学文献中选择了二十多种富有代表性的书刊，又从其中摘选了一部分富有代表性的章节，然后在每篇末尾加上自己以“反思”为题的评论，汇编成了本书。

哲学往往被不少人描绘成玄而又玄的东西，认知科学更其如此。关于“心灵”、“自我”等这样一些认知科学的中心概念千百年来一直被许多人视作难以求解的奥秘，有时甚至还被染上神秘的色彩，使普通人感到高深莫测。

本书的作者们一反这个传统，都试图从各自不

同的角度对有关心灵、自我等问题作出深入浅出、别出心裁的阐述和讨论，例如他们提的下述问题就是很容易为普通人所理解的：

“我是谁？如果我就是你，那会怎么样？”

“如果你的父母从不曾相遇并相爱，那还会不会有你呢？你会不会是别人家的孩子呢？”

“你若没有脑袋，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他本人写的，而是由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的，那又会怎么样呢？”

从柏拉图的时代起，哲学家们就一直对像心灵或自我这样的东西是否真正存在的本体论问题进行过苦苦思索。有人提出，从解剖学的角度看，人体内不可能存在像心灵或自我这样的东西；可也有人反驳说，自然界存在着声音这样的东西吗？如果存在，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如果这种东西能存在，心灵和自我又何尝不能存在呢？为了深入研究心灵问题，哲学家们曾提出各种各样大胆的假设。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早在1690年就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王子的心灵携带着他的记忆进入了一个修鞋匠的身体，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现代有些人人假设并研究了像大脑移植、人格分裂、人格合并以及人的复制这样的问题。人们的这些努力实质上

反映了人对自我、心灵这些问题始终存在着重重疑虑，总是想设法通过理论的和实践的努力来消除它们，达到真正认识自我的目的。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1641年曾设想过一个十分著名的思维实验。他这样问自己：“我怎么知道自己没有在受一个魔鬼的欺骗呢？这个骗术通天的魔鬼想引诱我去相信存在着外部世界（和我自己的身体）。”也许这位说过“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的笛卡儿认为除了魔鬼以外，唯一存在的东西就是他那不朽的灵魂了。这种怀疑主义的论点至今还在流行。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进步，这个古老的思维实验又有了现代化的说法：我怎么知道某些心狠手辣的医生没有趁我熟睡之际切除了我的大脑？这些居心叵测的医生把我可怜的大脑贮存在一个生命维持系统内，用各种各样假的刺激来戏弄、欺骗我的大脑。我的大脑难道不就是我吗？那么，我又在哪里呢？我的心灵同我的大脑又是什么关系呢？

随着当代计算机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人工智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开始以一种新的观点来审视认知科学中的一些传统问题。有人曾提出，大脑就好比计算机硬件，而心灵则好比软件。这也正是本书的某些篇章重点强调并专门讨论的一个引人瞩目的

目次

导 论	1
-----	---

1 博尔赫斯和我	17
2 无头有感	21
3 心灵的再发现	35
4 计算机和智能	53
5 图林测试：咖啡馆里的对话	72
6 黄梁公主	106
7 猩猩玛塔的灵魂	111
8 三号兽的心灵	122
9 精神	131
10 自私的基因和自私的米姆	137
11 前奏曲……蚂蚁赋格曲	165
12 大脑的故事	222
13 我在哪里？	238

14	我曾在哪里?	258
15	异体并不排斥	271
16	软件	286
17	宇宙之谜及其谜解	308
18	第七次远足或特鲁尔的徒然自我完善	325
19	心灵、大脑和程序	336

导论

你看见月亮从东方升起。你看见月亮从西方升起。你看见两轮月亮穿过漆黑、寒冷的天空，迎面相遇，迅又擦肩而过，各自东西。你在火星上，离家千万里，披着地球上制造的脆弱的薄膜，抵御那火星上红色沙漠刺骨的干寒的伤害，你虽护身有术，但却一筹莫展，因为你的宇宙飞船坏了，无法修复。你将再也不能回到你离开的地球、家庭和故乡，回到朋友的身边。

但是，也许还有希望。在损坏的飞船的通讯舱内，你发现有一台马克4型的长途传真运输机和使用指令。如果你拨亮开关，把信号对准地球上的接收器，然后跨入运输舱，长途运输机就会很快毫无痛苦地把你的身体分解开来，制成一幅由分子组成的蓝图，以备送回地球；而在地球上，接收器（其贮存库内贮满了必要的原子）一收到发来的信号指令，几乎顷刻间就复制出了——你！你从火星上以光速被送返地球，送到你亲人的怀抱中，他们马上将如痴如醉地聆听你讲的火星奇遇。

对破损的宇宙飞船望了最后一眼之后，你觉得长途传真运输机是唯一的一线希望。你完好无缺，打开发射机，拨亮开关，钻进运输舱。5，4，3，2，1，发射！你打开面前的门，钻出接受舱，走进地球上阳光灿烂的故土。你回到亲人中间，一点没

变，只是由于从火星到地球的长途传真而略感疲倦。这次从火星上死里逃生值得庆贺，你的亲友为此欢聚一堂，而你却发现，自从上次一别，每一个人都变化甚大。毕竟是快三年了，你也老多了。看一眼你的女儿萨拉，现在该有八岁半了吧。你不禁思忖：“这难道就是那个爱坐在我怀里的小姑娘吗？”你回忆起来了，当然是的，尽管你得承认，你认出了她并非全凭记忆。她比以前高多了，看上去也大多了，而且懂事多了。事实上，上次离别时，她现在身上的大部分细胞都不存在。但是，尽管年龄的增长和变化，尽管细胞新陈代谢，她仍然是三年前你吻别的那个小女孩。

接着，你心乱如麻，思绪万千：“我难道真的是三年前吻别这个小女孩的那个人吗？我是这个八岁孩子的母亲呢，还是实际上成了另一个新人，一个刚刚活了几个小时的新人，尽管我还有着对往日和往年的记忆，甚或明显的记忆。这个小女孩的母亲最近葬身火星了吗？在马克4型长途运输机的舱内被分解、被毁灭了吗？

“我死在火星上了吗？不，我肯定没有死在火星上，因为我现在活在地球上。然而，也许有个人死在火星上了——那是萨拉的母亲。这样，我就不是萨拉的母亲了。可我肯定是她的母亲！钻进长途传真运输机就是为了要回到亲人的中间！但是，我一直很健忘，也许我从没有去过火星上的那个运输舱，如果确有其事，也许那是另外一个人。那台地狱般的机器是台长途传真运输机——一种交通工具呢，还是正如商标上写的那样，是一种杀人的双生子制造机？萨拉的母亲是不是从那台机器里幸存下来了呢？她以为会的。她是怀着希望而不是抱着一死了之的想法走进运输舱的，她的行为是为了他人着想，明确地说，她这样做是为了爱萨拉和保护萨拉；也是为了她自己，她想摆脱困

境，化险为夷。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的。我怎么会知道看上去是那样的呢？因为我曾在那里；因为我曾是考虑过这些事情的萨拉的母亲，因为我现在在是萨拉的母亲，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的。”

打这以后，你的情绪大起大落，欢乐和宽慰的心情被恼人的怀疑和心灵探索的乌云所笼罩。心灵的探索。你也许会这样想，不该与萨拉一起兴高采烈地以为她的母亲回来了。你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骗子，要是有一天萨拉明白火星上的真相，她会怎么想呢？还记得吗？当她明白圣诞老人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显得多么的疑惑和痛苦。她自己的妈妈怎么能一直欺骗她？

于是当你捧起这本《心我论》时，不仅仅是出于理智上随意的好奇心，因为本书明言将送你踏上寻找自我和心灵的长途旅程，从本书中你将得知，你是什么，你是谁。

读到此处，你掩卷深思：

我现在正在读本书第3页。我还活着，我还清醒；我的双眼看得清书中的字；我看见我双手捧书。我有双手。我怎么知道这就是我的手呢？这问题真蠢。因为它们与我的胳膊、我的身体联在一起。我怎么知道这就是我的身体呢？因为它受我控制。那么，我拥有我的身体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只要我不去伤害别人，我尽可以随心所欲。这甚至还是一种法定的财产，因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能合法地将我的身体卖给任何人，但一旦我的身体死了，我就能合法地将我身体的所有权出卖，比如说，卖给一所医学院。

如果我拥有这个身体，那么我就认为我不只是一个身体。要是我说“我拥有我的身体”，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身体拥有它自己”，也许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意思。否则，没被旁人拥有的万物是否拥有了自身？月亮是属于万人，还是不属于任何人，还是

就属于它自己？谁能成为万物的拥有者呢？我就能。我的身体就是我拥有的一份东西。不管怎么样，我和我的身体既紧密相联又互有不同。我是控制者，我的身体是被控制者。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

接着，《心我论》问你：如果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想调换一个更强壮、更美丽、更易控制的身体？

你以为这不可能。

但是，本书坚持认为，这完全能够想象，因此原则上是可能的。

你怀疑本书是不是含有灵魂的再生和轮回的思想。本书预见到了这种疑问并承认，尽管再生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但关于它如何发生的详情却从不为人所知，而且可能还有其他更有趣的发生方式。假设你的大脑被移植于另一个新身体之中，它们彼此会配合默契吗？你是不是会认为，这等于换了个身体？当然，这里有无数技术问题，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不讨论这些问题。

假如你的大脑被置入另一人的身体，你会同新伙伴唇齿相依，是不是？但问题是，你是一个大脑吗？你试试下面两个句子，看看对你来说哪句更正确：

我有一个大脑。

我是一个大脑。

我们平时在谈到一个人特别聪明时，常将他比作大脑，但这只是一个比喻。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脑子很好。你有一个好使的脑子，但具有这个脑子的你究竟是谁或是什么？还有，如果你有一个大脑，你能拿它换另一个大脑吗？如果你在身体调包时总是和你的大脑在一起，那有谁能够在大脑调包时将你和你的大脑分离开来呢？不可能吗？难说。过一会我们就会看到。

总之，如果你刚从火星上回来，你已将你以前的大脑丢在那里了，对不对？

现在假定我们同意这样的假设，即你有一个大脑。你以前是否曾自问过，你怎么知道你有一个大脑呢？你从来没看到过它，对不对？哪怕面对着镜子，你也看不到它；你也摸不到它。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知道你有一个大脑。你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人，而凡是人都有大脑。凡是人也都有肝，但奇怪的是，你知道自己有大脑和有肝的途径竟是一样的。你相信从书中获得的知识。人们以前一直不知道肝的功能，是科学发现了这个答案。人们也未必都知道大脑的功能。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脑的功能是冷却血液，——当然在它的运动过程中，它确实十分有效地冷却了你的血液。假设我们的肝长在脑袋里，而大脑却被移植到胸腔内。当我们举目观望，侧耳倾听时，你会不会认为我们用肝思维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你的思维看上去发生在眼后耳间——但这是因为大脑长在那个位置上，还是因为你将你自己放在你的目力所在的那个地方？试图设想如何能用大脑——白嫩的花椰菜般的東西去思维，与设想如何能用肝脏——红红嫩嫩的东西去思维，事实上不正好是一样使人触目惊心吗？

你是什么不只是个有生命的身体(或有生命的大脑)，而且也是灵魂或精神这个概念，尽管它具有古老的传统，但在许多人看来是不科学的。他们会这样说：“灵魂在科学中没有立足之地，永远也不能为科学的世界观所接纳。”科学使我们懂得，从来不曾有过灵魂这样的玩艺儿。我们不再相信妖魔精灵。多亏了科学，那种认为身体内有灵魂——“机器中的幽灵”——的值得怀疑的观点很快就自行将幽灵拒之门外。关于你同你纯物质的身体有区别的观点有许多种说法，有的说法不见得那么不堪一击。

我们会看到，有些说法吐蕾于科学的花园中。

我们的世界充满万物，万物并不神秘，但也不像物理学的砖块机械垒叠得那么简单。你相信声音吗？你对理发有何感想？有这类事物吗？那是些什么东西？用物理学家的语言说，什么是洞——不是指一个异常的黑洞，而只是指例如一块奶酪里的一个洞。这是物质的东西吗？交响乐是什么？“星条旗”存在于时空中的哪个地方？它不就是国会图书馆里某一张纸上的墨迹吗？烧了这张纸，美国国歌依然存在。拉丁语还存在着，尽管它不再是有生命的语言了。法国洞穴人的语言早已不存在了。桥牌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它是什么？它不是动物，不是蔬菜，也不是矿石。

这些玩艺儿都不是有体积的物质，也不是化合物，但也不是纯抽象的东西——像数学中的 π ，那是个不能存在于时空中的不可改变的数，这些玩艺儿有出生地和历史。它们自己会有变化，也会因外来影响而改变。它们能够像物种、疾病和流行病那样传播。我们绝不能认为，科学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世上被任何人所认真看待的万物都是由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的分子集合所构成的。有些人认为你不过是一个特殊的物质生命有机体——一堆移动的原子——这不过是常识（或只是正常的科学思维）而已，但实际上，这个观点表明，人们缺乏的是科学的想象力，而不是冷静的思考。我们用不着非得先去相信幽灵，然后才相信有超越任何特殊生物体特性的自我。

你毕竟还是萨拉的母亲。但萨拉的母亲是你吗？她是死在火星上了呢，还是又重返地球了？在你看来她已归来了——当然，在她跨入运输舱之前，在她看来她将重返地球。她这样想对吗？也许对。但你对使用这种新型马克4型长途传真运输机的结果有何高论呢？多亏了非侵袭性计算机辅助测试扫描技术产生的

奇迹，使运输机在没有毁灭原本的情况之下，获得了蓝本。在火星上，萨拉的母亲还能够选择是去还是留。她能拨亮电钮，走进运输舱，那是为了萨拉的缘故，也是为了能回到地球用一位能言善辩的女发言人的言辞向人们讲述整个发生在火星上的悲剧；她也能够走出这运输舱，继续留在火星上。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能同时处在两个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情况不会长久，因为分身两处很快就会积累起不同的记忆和不同的经验，会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私人生活

是什么使你成为你，你的界限是什么？答案的一部分很清楚——你是意识的中心。但意识究竟为何物？意识是心灵最明显也是最神秘的特征。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经验、知觉、痛楚、观点和思想了如指掌，不容置疑。另一方面，意识到底是什么东西？生活在物质世界内的物质生命怎么会制造出这样一种现象？科学揭示了许多一开始很神秘的现象的本质，像磁力、光合作用、消化以及生殖。但是意识与它们不尽相同。原因只有一个，即磁力、光合作用和消化的具体情况在原则上都能被配备合适仪器的观察者所发现，但是，熟悉有关意识的任何具体情况似乎只有一位有天赋的或有特权的观察者。他认识意识的途径完全不同于并且胜过任何其他人的途径，无论他们可能配备什么样的仪器。由于这些和另一些原因，至今还没有一个较好的关于意识的理论。甚至关于这个理论是什么样子，也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有些人干脆就否认“意识”这个词有真实的所指。

长期以来，我们生活中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特征——一直没能被人们所识透。单单这个事实就能说明我们关于意识的观念是错的。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证明，也不是更多的实验和临床的数据，而是要对种种假设进行反思，这些假设导致我们认为存在着单一、熟知的意识现象，它能与意识一词的日常含义所允准的一切描述相符。考虑一下在注意意识时所必然要提出的一些使人感到迷惑的问题。其他动物有意识吗？如果有，它们的意识与人的意识是否一样？计算机和机器人有意识吗？人是否有无意识的思维？是不是还有无意识的疼痛、感觉或知觉？婴儿在出生之前和出生之时有意识吗？我们在梦中是否有意识？一个人能在一个大脑里具备数个意识主体或自我或动因吗？要对以上这些问题作出较满意的回答，肯定必须对意识的几个成问题的取代者的行为能力和内部状况作经验的研究，而对每项这样的经验研究结果，我们都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对意识的问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些并非是直接的经验问题，而是观念问题，观念问题也许可以通过思维实验而获得解释。

我们对意识的一般看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可以用“从内部”来概括，另一类则可用“从外部”来概括。从内部看我们自己的意识似乎很明显，无处不在：我们了解周围许多事物，甚至也知道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和意识到的体内情况，可我们对自己的意识的了解却是最清楚不过了。我所意识到的那些事情，以及我意识它们的种种方式，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我是谁？我是以什么样的人所没有的方式来认识我是什么的。从内部看，意识是个非此即彼的现象——好比心中的一盏灯，或是亮着或是熄灭。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昏昏欲睡，或心不在焉，或麻木不仁，有时我们甚至会处在反常的强意识之中。可是当我们有意识时，有意识这个事实就不允许有程度之差。有就是有。没有

就是没有。有一种看法认为，意识似乎是将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特征：一个世界有意识，而另一个却没有。有意识的就是主体，对于主体事物会有不同表现，同时主体也不是一般的物质。一块砖头，一架袖珍计算器，或者一只苹果，这些都不是主体。它们有内在结构，但不是那种结构——不是内在生命，也没有观点，我当然是一个主体（我“从内部”知道我是主体），你同样也是主体（因为你已告诉过我，你也有同感，这非常有说服力），也许狗或海豚也是主体（要是它们自己能告诉我们就好了！），甚至蜘蛛也是主体。

他人之心灵

当我们想到他人时（包括同类或其他生物），我们是从外部认识他们的，因此，我们觉得他们各种各样可观察到的特征都与他们的意识问题有关。生物在它们的感觉范围之内对事件作出恰当的反应。它们识别事物，避免引起痛苦的环境，它们学习、计划、解决问题。它们表现出智力。但是，用这种方式讨论问题，也许会有偏见。比方说，一开始就谈论生物的“感觉”或“痛苦”的情境，就等于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意识这个问题——因为，请注意，要是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谈论机器人，这种有疑选的选词意图就会一目了然（许多人对此有异议）。生物同机器人有何区别，区别是真的还是臆想出来的？它们的机体和生物结构同我们相似，而我们是典型的有意识的生物。当然，这种相似性有不同的差异，至于我们直觉地计算这种相似性的差异究竟有多大，这往往是不可靠的。海豚的属鱼性使它们不可能和我的人类有同样的意识，毫无疑问也不应该是一样的。即使大

猩猩同海参一样迟钝，可由于它们同人类有表面的相似之处，也会使它们被列入高级智能生物的行列。如果家蝇的体积同人类一样庞大，或者它们是热血动物，在我们折断它们的翅膀时，我们就一定会以为它们感到了疼痛（是我们感觉的那种疼痛，这里讲究的是种类）。是什么使我们认为有的考虑有价值，而有的则没有呢？

对此有很明显的答案：各种“外部”特征多少都是每个意识主体从内部认识到有某种东西存在的可靠迹象或症状。但怎样证明这个答案呢？这就是著名的“他人心灵之谜”。拿一个人来说，他能够直接观察到自己的内在生命与外在可观察行为的一致性。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严格地跨越唯我论，那就必须做一件表面看来不可能的事：证明他人的内在生命与外在行为的一致性。严格说来，光是听他们说他们自己有这种一致性是不行的，因为这只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外在行为与外在行为之间的一致性：知觉和智力行为的可观察能力一般总是与语言能力尤其是“内省”陈述能力一同发展的。如果一个设计巧妙的机器人（看上去）能够向我们叙述它的内在生命（在适当的环境里说适当的话），我们可否将它列入高级智能生物？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怎么能保证没有受骗？这里的问题是：内心的那盏特殊的灯是真的亮着，抑或根本没有什么灯，只是一片漆黑？这个问题似乎无法回答。所以，我们也许已经走错了一步。

我在这几段话里关于“我们”和“我们的”的用法，以及你们不加怀疑地将它们接受下来的态度，都说明我们并没有认真思考他人之心灵这个问题——至少对我们自己来说，对我们与之正常交往的人类来说是这样的。人们很容易认为，如果还有关于臆想的机器人（或是某个成问题的生物）的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必定是可以通过直接的观察而得到解决的。某些理论

家认为，一旦我们对大脑的结构和它们控制行为的作用形成了更好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区别意识实体和无意识实体。这就是说，通过某种方法，就可以把那些我们个人“从内部”获得的事实还原为可从外部公开认识的事实。从外部公开认识的事实达到一定数量，就能够解决某些生物是不是有意识的难题。比方说，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神经生理学家E·R·约翰的说法，他试图用客观的语言来给意识下定义。他说：意识

……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关感觉和知觉的各种各样个体样式的信息结合起来构成了对该系统及其环境的状态的一种统一而多元的表现，它同关于记忆和机体需要的信息相结合，从而产生了行为的感情反应和程序，以调整机体适应它所处的环境。

要想确定这个假设的内在过程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机体内部，这在关于神经信息处理的新科学领域里，可能是困难的，也是个依赖于经验的使命。我们假定，在某个特定生物体内，这个过程成功地完成了，那么，基于这一点，可以说这个生物是有意识的。如果我们准确地理解了这个观点，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再疑神疑鬼的了。在这里，如果持保留的态度，那就好比在有人领着你仔细地观看了一台汽车引擎的工作状况以后，你还问道：“但是，这真的是一台内燃机吗？我们没有受骗上当吧？”

任何关于意识现象的正确的科学解释，最终都必须采取这样一个教条式的步骤，即要求这个现象能够被客观地观察到，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一旦采取这样一个步骤，那个神秘的现象是否就被抛在脑后了。在将这种怀疑论的预感作为浪漫主义者的狂想而摒弃之前，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当代心灵研究

史中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这场革命带来了不可平息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拐杖

对于约翰·洛克和继后的许多思想家们来说，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在心灵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心灵在它的一切活动和过程中对它自己来说是一清二楚的，从内心的眼睛看来，一切都清清楚楚。为了明察内心的活动，你只要“看”就行了——也就是你“内省”——你由此而发现的界限也正是心灵的界限。人们没有接受潜意识思维或知觉这个概念，即使一旦接受了它，它也将会因为被认为是不连贯、相互矛盾的废话而被摒弃。在洛克看来，有一个十分棘手的困难，即怎样将“在意识面前”不连续存在的记忆描述成在人心中是连续存在的。这个观点影响巨大，直至后来当弗洛伊德最初假设存在着潜意识心理过程时，普遍遭到了直截了当的否定和诘难。这不仅是对常识的触犯，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认定存在着潜意识的信仰和欲望、潜意识的仇恨、潜意识的自卫和报复的谋划，但是，弗洛伊德最后却赢得了反对者的拥护。一旦出现下述情况，理论家们就发现这种“概念的不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它允许人们去解释许多不然就无法说明的心理病理学的模式。

这种新的思想方式依靠着一根拐杖：我们至少能够抓住一个洛克主义信条中苍白无力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些“潜意识的”思想欲望和谋划在精神上属于他人的自己。正和我能够将自己的谋划隐藏起来不让你知道那样，我的本我同样也能不让我的自我知道。通过将一个主体分割成数个主体，我们就